

南部非洲局勢與印度洋的安全

楊達泰

南部非洲在印度洋的戰略地位

在歷史上，印度洋是英國傳統的勢力範圍，法國的活動限於西印度洋的馬達加斯加島一帶，二次大戰後，英帝國式微，撤出蘇伊士以東，在具有戰略重要性的印度洋留下了真空。

廣泛的印度洋水域有三個入口，第一個是從蘇彝士運河經紅海沿海的索馬利亞、南葉門、伊朗和控制印度洋南岸的印度而進入印度洋，雄視着麻六甲海峽印尼提供了進入印度洋的第二個入口，據非洲極南端的南非，控制着好望角航線，為進入印度洋的第三個入口。

以上這些國家除據印度洋重要戰略地位之外，下列四項事實更增加這些沿岸國家的重要性。

- 一、印度洋沿岸國家擁有世界上已知的最豐富的礦產資源。
- 二、波斯灣國家擁有世界已知石油資源的百分之六十。
- 三、印度洋的水域運輸西歐的石油供應至少有百分之五十，日本的石油供應至少有百分之九十，澳洲的百分之六十和非洲國家的百分之八十。

四、美國在印度洋沿岸國家的投資已超過七十億蘭特 (Rand) (南非幣名稱，每一蘭特約折合美金一元四角①)。

俄國的傳統政策是經普斯博魯士海峽，取得溫水的永久出口，經紅海而到印度洋。二次大戰後，蘇俄以持續的努力，擴充海軍，完成了昔日沙皇的願望。對莫斯科而言，印度洋不但是從蘇俄的遠東地區到歐陸俄國本土的重要通道，而且是蘇俄在亞非擴展貿易和從事軍經援助，支持南部非洲游擊組織的主要路線。因此，印度洋變成了逐鹿的場所，引起了沿岸國家尤其是南

非共和國的不安。

就非洲而言，蘇俄在印度洋的海軍建設必須先從共黨戰略理論來檢討，非洲在政治上和戰略上對共黨長期策劃者來說具有很大的重要性，非洲是第三世界的一部分，根據共黨理論，征服發展中國家是征服已開發世界資本主義堡壘的先決條件，共產黨在從非洲之角的索馬利亞，經坦尚尼亞而到南部非洲的莫桑鼻克這廣泛的區域中不斷的從事滲透明白的指出了他們的野心。

對於非洲的危險是：共產主義如果不予以實際有效的挑戰，將在非洲東海岸建立一個堅強的據點，然後配合其在沿岸國家和內陸國家的滲透力量，利用衝突的危機，以達到控制非洲大陸的目標，砲艇外交的時代 (Gunboat diplomacy) 並沒有完全成為歷史的陳蹟，最近幾年來，艦隊的活動已一再的影響政治發展，一九七一年的孟加拉危機，一九七三年的中東戰爭，大國的海軍艦隊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古巴危機之後，蘇俄充份瞭解較大的海軍力量可以協助其作政治選擇。

中共在東非和中非的滲透從長期的觀點看來決不是非洲人民之福，雖然目前中共的海軍尚無舉足輕重的力量，但是北平已擁有一千二百艘船艦，包括五十艘潛艇在內，在將來可以支持其在非洲的政治滲透②。

南部非洲的局勢

南非共和國位於非洲大陸的最南端，東臨南印度洋，西濱南大西洋，控制着好望角航線，桑比西河以南的非洲，除馬拉威、賴索托、史瓦濟蘭和波札那之外，都是白人控制的國家，國際共產黨利用當地黑人民族意識，反殖民主義的思想進入滲透，以達到控制此一戰略地帶的目標，因此，蘇俄在海上的活動以及在共黨支持下的游擊戰構成了南部非洲最大的威脅。一九七四

年四月葡萄牙發生政變，南部非洲的局勢發生戲劇性的變化，葡萄牙結束了歷時十三年的游擊戰，但留下了一個貧困的莫桑鼻克，和一個被內戰所填補的安哥拉。再加上徘徊在三叉路口的羅德西亞，轉向的馬拉加西以及蘇俄在印度上頻繁的活動使南非共和國受到空前的挑戰，也使南部非洲變成了舉世矚目的地區。

(一) 馬拉加西的轉向

齊拉納總統時代的馬拉加西是法語系國家中最親法的國家，也是南部非洲和南印度洋安定的力量。馬拉加西及其附近島嶼對好望角航線的維護非常重要，因此為國際共黨滲透箭頭的主要目標，一九七二年發生所謂「五月十三日運動」，推翻了齊拉納政府。③自此次政變之後，馬拉加西共和國政治局勢一直動盪不安，尤其在過去十二個月中；政府三度更遞，加上一次政治暗殺，經濟日益惡化，一切希望似乎寄托在新的統治者現年僅三十九歲的拉齊拉卡(Didier Ratsiraka)，他出身法國海軍官校。一九七二年，馬拉加西發生「五月十三日運動」時，拉氏在法國担任武官，奉召返國出任外交部長，對馬拉加西的外交政策作了激烈的改變，與蘇俄、中共、北韓及若干東歐國家建立外交關係，排斥法國的經濟勢力。馬拉加西脫離法郎區，退出非馬模共同組織。法國放棄在地牙哥、蘇哈茲的海軍基地以及首都塔那那利佛附近的艾華杜(Vato)空軍基地④，一九七三年一月，馬拉加西宣佈該國將利用中共的「援助」來代替南非在馬拉加西所進行的援助計劃。⑤

原來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後，馬拉加西就在拉曼南佐將軍所領導的軍政府統治之下，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沿海地帶的軍官發動政變，導致嚴重的政治危機。前總統齊拉納所領導的馬拉加西社會黨拒絕承認拉曼南佐為國家元首，並要求建立新政府。陸軍中的沿海的美利挪族人和高原地帶的貝齊米賽拉卡人(Betsimisaraka)之間發生種族衝突，在這次政變中拉齊曼都華中校(Richard Ratsimandrava)脫穎而出成為新的統治者，可是這是一個短命的政府，為時只有六天。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一日被支持十二月政變的軍隊槍殺。六十歲的安德烈曼哈索(Gilles Andriamahazo)建立了一個由十八人所組織的軍事執政團。由每一省，也就是每一個大部落中選選三人參加，執政團希望能建立一個部落之間的權力均衡，這種制度不久就證明不但沒有效率，而且是一個累贅。執政團的權力旋即被全國革命委員會(Na-

tional Revolutionary Council)所接管，執政團成為監督各部會的機構，委員會的主席就是拉齊拉卡，這位馬拉加西新的強人雖然誕生在高地，而是屬於沿海地帶的政治人物，他的對內態度顯示他希望能恢復部落之間的和諧。拉齊拉卡在國際問題上採取民族主義者的立場，因而獲得美利挪人的支持，作為一個沿海地帶的政治人物，代表着較為保守和親法的立場，這位新領袖現在正希望努力達成各種不同利益所必須的均衡。

法國前總統龐畢度曾說：「如果拉齊拉卡是法國人，我將任命他為我的總理」。許多跡象顯示拉齊拉卡已經緩和對西方，尤其是對法國的態度。雖然他認為與共產黨建立外交關係為馬拉加西加入中立陣營必須的步驟，可是來自共產國家的援助頗使他失望，而馬拉加西的優先工作是恢復經濟的穩定，而可能使他逐漸接近西方。可是在現階段，拉齊拉卡牽連在非洲團結組織和第三世界的意識形態之中，一時不會與南非重建以前密切的關係。⑥

(二) 貧困的莫桑鼻克

莫桑鼻克已於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擺脫葡萄牙的殖民統治，在南非的東北部出現了一個以共產黨支援下獲得政治獨立的黑人國家，莫桑鼻克解放陣線曾接受中共和蘇俄的援助⑦。就意識形態的觀點推測，對南非將是一種威脅。

莫桑鼻克是一個極度貧困的國家，經十三年的游擊戰之後，雖然在和平狀態中獲得了獨立，但邁克爾總統所面臨的却是嚴重的經濟問題，所以從經濟角度看來，莫桑鼻克在可能預見的將來，仍要與南非維持密切的關係，新政府對於南部非洲的白人國家採取一種強硬但是彈性的政策，一方面對羅德西亞政府和南非的種族隔離強調毫不妥協的態度，一方面也重申不干預獨立國家的內政，而對南非採取一種息爭的政策。⑧

一九〇九年，南非和葡萄牙曾簽訂莫桑鼻克公約(Mozambique Convention)根據此一條約，南非在莫桑鼻克設立機構，招募勞工來開採南非境內的金礦和鑽石礦，自此以後，南非和莫桑鼻克在經濟上建立了密切的關係。南非的經濟依賴着莫桑鼻克廉價的勞工，而莫桑鼻克的人民因缺乏僱傭的機會，而依賴着南非的礦場，時至今日，莫桑鼻克有四十萬人在南非工作，構成了此一新獨立國家主要的外匯來源。⑨雖然邁克爾總統指責此種流動的勞工制度，可是有跡象顯示，他仍將以勞工供應南非。⑩

其次南非的觀光客也是莫桑鼻克收入的主要來源，每年有二千萬美金的收入，在首都羅連斯麥的許多觀光設備都是南非的公司所經營，這些公司的關閉，首先遭受損失的是莫桑鼻克。^⑩

就一九七三年而言，與南非的經濟關係——包括礦工、運輸服務和觀光事業在內——估計約值二億五千萬美金，在羅連斯麥的一位經濟學家說：凡是關懷國家經濟前途的人，沒有一個會突然背棄南非而失去百分之六十的外匯。^⑪此外，南非鐵道每天輸送三萬噸的貨物到羅連斯麥，等於開普頓 (Cape Town) 和依麗沙伯港 (Port Elizabeth) 所輸出貨物的兩倍。

最後，葡萄牙在莫桑鼻克的德特省 (Tete) 的桑比西河上興建卡布拉、卡沙水壩，完工之後，預期可以灌溉七百萬噸的農田，而其主要目的是將電力賣給南非。此一價值八億美金的水壩對莫桑鼻克有無比的經濟價值，工程大部分是南非的建築公司所承包的。^⑫該水壩在一九八〇年即可充份使用，屆時將電力輸送到南非，莫桑鼻克給政府可以增加歲入三千萬美元。^⑬

邁克爾總統並不是沒有彈性的，而且是一位實際主義者，他表示：「我們將自由地將能源賣給我們想買的人並且將自由地與希望購買能源的人來談判。」邁克爾政府計劃在一九七五年內水壩所發電力送到南非首都普里托里亞附件阿波羅分站 (Apollo sub-station) 供應特蘭斯瓦 (Transvaal) 工業區所需的電力。

莫桑鼻克對南非的政策將逐漸形成，新政府勢必考慮與南非的密切經濟關係，而被迫將實現的經濟事實置於政治意識形態之上。^⑭

(三) 分裂的安哥拉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葡萄牙駐安哥拉高級專員卡杜索海軍上將 (Admiral Leonel Cardoso) 按照預定日期正式宣佈安哥拉獨立，結束了里斯本在非洲建立的歷時已五百年的殖民帝國，可是三個游擊運動之間戰鬥仍在三個前線進行之中。^⑮

在首都羅安達，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的領袖奈杜宣佈此一在戰亂中新誕生國家的名稱是「安哥拉人民共和國」(People's Republic of Angola) 並宣稱爲共和國的首任總統。

安哥拉民族解放陣線領袖羅勃杜宣稱此一國家的名稱是「安哥拉人民民主共和國」(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of Angola) ^⑯。位於北部，

南部非洲局勢與印度洋的安全

三面被薩伊包圍，西面濱大西洋，而在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控制下的卡濱達亦宣佈獨立，富有的安哥拉面臨着一個具有錯綜複雜國際背景的内戰。^⑰在首都羅安達以北三百哩的卡賓達仍在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的控制之中，與以隣國薩伊爲基地的卡賓達解放陣線的部隊發生劇烈的槍戰。

安哥拉民族解放運動和安哥拉獨立國民同盟在薩伊總統莫布杜支持下在金夏沙簽訂了一項議定書，建立了一由二十四名閣員所組成的安哥拉政府，同時宣佈了憲政協議由兩個運動提名的一个革命委員會來統治安哥拉，該委員會設主席一人，而政府則由總理領導。^⑱

安哥拉的內戰似乎將繼續相當長的時期，非洲團結組織試圖作最後一分鐘的調解而未能成功。意識形態的，部落的和個人的歧見太深勢難作和平的解決。

左翼的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雖然最近在軍事上稍有頓挫，仍然控制着安哥拉最重要的區域，包括首都羅安達和盛產石油的卡賓達在內，此一運動在蘇俄和東歐國家的支持下戰鬥力甚強，雖然它是蘇俄的工具，但在三個運動中部落取向最少，而獲得知識份子的支持。

安哥拉民族解放陣線，除沿薩伊邊境的北方諸部落支持之外，實際上並無多大的支持，單獨無法控制安哥拉，勢必要和第三個運動——安哥拉獨立國民同盟合作。可是二者之間的同盟是脆弱的，在安哥拉獨立國民同盟的總部所在地，諾瓦里斯波亞兩個運動已經發生射擊事件。如果兩個運動聯合起來擊敗了主要對手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他們之間仍將繼續作戰。

安哥拉除有豐富的資源外，其地理位置介於非洲的黑人國家與白人國家之間。三個運動中無論那一個運動獲得控制權，勢必對整個南部非洲有決定性的影響，安哥拉具有大的深水港，控制着南大西洋和環亞好望角的航線，根據美國的戰略思想，由坦尚尼亞、莫桑鼻克和尚比亞三國所形成的社會主義集團應該由薩伊、加彭和安哥拉所構成的資本主義取向的集團來維持此一地區的權力均衡。^⑲

安哥拉局勢的發展當然會影響西南非洲，就南非的立場而言，希望有一個穩定和親西方的政府接管安哥拉，就目前的形態看來，並不樂觀。

(四) 彷徨的羅德西亞

羅德西亞是一個內陸國家，其最直接和最價廉的出口口是經由莫桑鼻克

的貝拉港 (Beira) 也是避免國際經濟制裁的通道之一。莫桑鼻克獨立之後，此一港口已不復再為其使用，羅德西亞於一九七四年開始以九百萬美金，延長羅德西亞鐵道，由西尼古爾遜 (West Nicholson) 開始，通至貝特橋 (Bet Bridge) 再連接南非的鐵道。可是南非的反應殊為冷淡，因為南非的大多數鐵道已經非常壅塞。

羅德西亞東北地區，游擊隊活動逐漸劇烈，而內部又有南非國民黨黨會的壓力，但史密斯拒絕妥協，因此羅德西亞已成為南非的政治和經濟負擔。危機當前之時，伏斯特勢必採取實用主義，而彈性的修正南非邊緣的情況——特別是在羅德西亞和西南非，在普利托里亞有很多人坦白的說：一個不穩定的羅德西亞是可以犧牲的。一位接近伏斯特和其國防政策機密的官員承認：「我們寧可有一個我們能夠處理的非洲人政府，而不願史密斯和他的一批人。」換言之，南非明白的表示情願與一個溫和的黑人政府獲致一項談判的解決而不願在軍事上絕望的情況下從事艱苦的種族鬥爭。

一九七四年末，伏斯特，仿照季辛吉，在一連串「穿梭外交」中對羅德西亞實施壓力，而尚比亞總統卡翁達、坦尚尼亞總統尼瑞爾和波扎那總統卡馬 (Seretse Khama) 設法彌補辛巴勃威非洲人民同盟和辛巴勃威非洲國民同盟之間長期的裂痕，在尚比亞首都路沙卡舉行談判。出人意料之外，史密斯將兩個運動的領袖，恩柯穆和西索爾釋放，俾能參加談判，可是在一九七五年四月，史密斯總理控訴西索爾陰謀暗殺其他辛巴勃威的領袖再度予以逮捕。伏斯特利用砲口外交要求釋放西索爾。^②

一九七五年八月一日，南非的警察和司法部長克魯吉 (J. T. Kruger) 宣佈撤退自一九六七年以來，派往羅德西亞與恐怖份子作戰的南非警察部隊。克魯吉強調當時所以派遣警察到羅德西亞是由於在海外訓練的恐怖份子經由羅德西亞而滲入南非，他說：南非的政策是不要「他人為我們在火中取栗」，所以派遣警察去作戰，而現在此種必須性已經逐漸減少，已經不再有恐怖份子試圖滲入南非。同時南非不希望破壞羅德西亞政府與羅德西亞黑人之間的談判，因此而決定撤退派往南非的警察。

八月四日，南非國防部長鮑石 (P. W. Botha) 稱：「南非並沒有背棄羅德西亞，而希望維持一個友好的隣國，可是只有在不干預羅德西亞事務的情況下，才能維持友好的隣國。」^③南非此舉旨在向史密斯政府實施壓力，

使其與非洲領袖談判。

一九七五年八月九日，史密斯總理和伏斯特總理經兩天會談之後，在南非首都普利托里亞發表聯合公報，表示對整個非洲的局勢已經有了非常有效果的討論，而且同意了幾項建議，如果有關各方面能實施這些建議，將導至牽連各種問題的解決，業經同意的細節有下列五項：

一、羅德西亞部長級代表和非洲國民黨會黨所指定的代表在八月二十五日以前由南非政府在維多利亞瀑布 (Victoria Falls) 所提供的火車車箱舉行沒有任何預先決定條件的正式會議。二、正式會議的目標在使有關方面有機會公開表示他們談判一項可以接受的解決辦法的真正願望。三、在正式會議之後，大會旋即休會，俾能使雙方在羅德西亞境內所設立的委員會中討論各項建議以獲致解決辦法。四、其後，雙方將在同意的地點再度舉行正式會議，批准委員會所同意的各項建議。五、南非政府以及波扎那、莫桑鼻克、坦尚尼亞和尚比亞政府分別表示願意保證有關雙方實施此項協議。

八月二十五日，維多利亞瀑布會議在各方敦促之下如期舉行，史密斯總理率領三位閣員，非洲國民黨會黨代表團十二人由該黨主席莫索爾華大主教率領與會，此外尚有南非總理伏斯特，尚比亞總統卡翁達和坦尚尼亞、波扎那和莫桑鼻克的代表。由尚比亞總統和南非總理擔任事實上的聯合主席。卡翁達和伏斯特在大會中已經給予羅德西亞政府和非洲國民黨會黨實際上的「最後通牒」，要求雙方為了避免南部非洲大規模的游擊戰，在兩個月獲致一項憲政的解決辦法，可是第一天的會議結束時顯然因為在羅德西亞境內舉行各種委員會的問題而陷於僵局。

范晨，史密斯在飛返索斯柏里時稱：他認為會議已經結束，讓非洲國民黨會黨根據普利托里亞並協議重開談判，會議之所以陷於僵局是非洲國民黨會黨的資深黨員返國參加會議時，是否能獲得免除徒刑或死刑，史密斯總理已拒絕予以豁免，並表示惟有那些已經在羅德西亞境內的民族主義領袖才準備予以豁免，換言之被判處死刑而流亡在外十二年的前辛巴勃威解放陣線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Zimbabwe: FROLIZI) 的前領袖季克里瑪 (James Chikerema) 等不能返國參加會議。因此非洲國民黨會黨表示，如果這些位領袖得不到完全的保證，則委員會階段的談判只能在羅德西亞之外舉行。

會議陷於僵局後，史密斯宣佈將與各部落領袖開會來解決羅德西亞的問題，莫索爾華主教警告史密斯總理和親政府的酋長，揚言拒絕接受任何協議。²³

在羅德西亞從事游擊戰的有兩個運動，即辛巴勃威非洲人民同盟和辛巴勃威非洲國民同盟。前者以旭那族為基礎，而接受蘇俄的援助；後者以馬泰勃勒族為基礎，而接受中共的援助，意識形態和部落主義的作祟使二者互相競爭。²⁴在尚比亞總統卡翁達等的敦促和協調之下，兩個運動於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同意在非洲國民議會黨領袖莫索爾華主教的領導下團結起來。最近兩派又發生爭執，莫索里華主教，批准設立一個辛巴勃威解放會議（Zimbabwe Liberation Council）由該黨內辛巴勃威非洲國民同盟領袖西索爾領導，而遭到辛巴勃威非洲人民同盟這一翼的領袖恩柯穆穆的反對，莫索爾華主教宣佈將恩柯穆穆開除黨籍²⁵。因此，在羅德西亞，非洲國民議會黨內兩翼之間很深的鴻溝，可能使衝突昇高，安哥拉的悲劇加強了南部非洲人民要求白人永久統治的觀點。因此在內外壓力下的羅德西亞正徘徊在三叉路口。

南非共和國生存的途徑

遠在一九六〇年代初，南非對於她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所處地位的思想作了一個很大的轉變，逐漸揚棄了孤立主義的態度，大約在一九六三年發展而成所謂「向外看的政策」(outward-looking Policy) 在本質上，此一政策的設計旨在與非洲人統治的國家建立一個新的和平關係的結構，進而維持南非的現狀和國家利益。

有兩項因素促成了此一政策，第一個因素是非洲民族獨立運動的興起，尤其是中非羅尼聯邦（Central African Federation of Southern Rhodesia with Northern Rhodesia and Nyasaland）（1953-1963）的瓦解，在桑比西河以南的非洲已感受到非洲民族主義的力量。第二個因素是南非的經濟迅速的發展，已開發國家英國、美國、法國、西德和日本的資本不斷的流入南非的工業。南非國內的資本形成獲得了新的動力，而成爲非洲大陸的巨人。一九六四年九月，維伍德總理（Prime Minister Verwoed）透露：有意在南部非洲發展由南非領導的一個「經濟合作區域」（area of

南部非洲局勢與印度洋的安全

economic cooperation）自此之後，南非的領導階層就向這個目標邁進。²⁶南非永遠不能逃避其地理位置的現實。同時因爲她的種族隔離政策，在國際上處於孤立的地位，共產主義在黑色民族主義的掩護下向南部非洲滲透，在南印度洋又受到蘇俄海上擴張的威脅。因此，南非求生存的戰略循着三個目標邁進。

第一是迅速的發展經濟

爲了確保國內的安全，除實施與黑人的分別發展計劃之外，必須作迅速的經濟發展。而堅強的經濟端賴尋找廣大的海外市場。

南非因爲她的種族隔離政策，遭受兩個主要挫折：——即被排斥在大部分的非洲市場之外，以及被剝奪進入歐洲共同市場的權利，二者之中，比較嚴重的是非洲市場，因爲在正常情形之下，只有非洲市場提供南非機會與主要貿易國家作有利的競爭，大多數非洲國家對南非的敵意，這種機會受到嚴重的限制，南非雖然從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二年之間，其經濟的平均成長率是百分之四點五。可是這種成長却隨伴着每年約四億八千萬美元的赤字，因此南非的經濟結構面臨嚴重的問題²⁷。因此南非除與波扎那、史瓦濟蘭和賴索托改進現有關於同盟之外，並希望在其邊緣的黑色非洲國家建立一個南部非洲「共榮區」（“sphere of co-prosperity”）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一日，南非外長莫勒（Hilgard Muller）告聯合國稱：「我們對殖民主義並無信心，我國政府已準備與鄰國莫桑鼻克新的黑人當局和在安哥拉所建立的無論那一個行政當局進行經濟合作」。²⁸

第二、建立國防體系，尋找軍事同盟

在一九六〇年後，孤立的威脅初現；一九六三年，非洲團結組織宣佈支持南部非洲的解放組織之後，即迅速增加國防預算。一九六〇至六一年的國防經費只有六千四百四十萬美元。一九六四至六五年爲二億九千四百萬美元，幾乎增加了五倍，一九七二至七三年已超過四億二千二百四十萬美元，南非的三軍總數在一九七三年已有十萬零九千三百人，並在西門斯鎮（Stinorstown）建立了一個潛艇基地。

南非利用經濟力量來爭取西方國家，主要的是法國、意大利和西德的協助，尤其是與法國的關係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法國與南非從事有利的軍火

貿易。尤其是在英國工黨政府宣佈支持聯合國的武器禁運之後，法國協助南非建立地對空飛彈系統，供應潛水艇、直昇機和幻想式飛機，南非與法國的友誼說明了一項重要的因素，國家利益，尤其是經濟利益常常超過了政治考慮。^⑳

可是，南非在尋求軍事同盟方面，迄今尚無進展，馬蘭總理（Dr. Malan）遠在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七日即在一項訪問中表示由殖民國家——包括英、法、比、葡和南非聯邦在內簽訂一個「非洲憲章」（African Charter）來保證將發展成爲「西方基督教文明」（Western Christian Civilization）的一部分，而未能成爲事實。^㉑其後，南非一再的主動的提出若干同盟體系，如非洲中東防禦體系、南太平洋防禦體系以及包括紐澳在內的印度洋防禦體系、與阿根廷和巴西的海軍防禦體系，但均無成就。換言之，南方仍然是在西方的防禦體系之外。^㉒

南非於一九六一年脫離英國協之後，在國防上和經濟上均不能再依靠英國，幾經談判終於一九六五年七月四日簽訂西門斯鎮協定（Simonsdown Agreement）雙方同意：「保衛南部非洲抵抗侵略不僅在於非洲，而且在於進入非洲的通道；也就是在於中東。因此同意共同防禦圍繞南部非洲的交通線，以及南非和中東之間的交通線。」^㉓

英國政府已廢除西門斯鎮協定，因而南非在好望角鎮附近的康斯坦尼亞山（Constania Mountain）以一千四百萬蘭特的巨款建立一個海軍通訊中心，以最現代化的精密儀器，立刻可以蒐集中從好望角到北非、南美、南極和印度的所有海上活動的情報。

南非對共黨在印度洋滲透的反應可以伏斯特總理在一九七四年三月的談話作總結，當時他宣佈：「南非站在自由世界的一邊，並準備儘全力來制止共黨的危脅；南非決心保衛世界上最重要的海道和協助保衛西方世界。」^㉔

第三、改善與非洲國家間的關係

南非對非洲國家的外交有兩項主要目標：即和平的邊境和促進貿易的機會，前者對南非的內部安全是必須的，而後者對南非的經濟是不可或缺的，這兩個目標端賴白人統治和黑人統治國家之間建立和平共存的機會。這是南非政府的主要目標，爭取非洲國家接受南非是滿足西方國家的重要方法。因爲黑白國家之間加深的敵意一定會影響西方國家在決定他們最佳的長期利益

的重要考慮因素，所以南非不斷的努力，以善鄰政策來爭取波扎那、賴索托和史瓦濟蘭，以外交承認的方式爭取馬拉威和馬拉加西，並以微妙的方式，爭取了象牙海岸、模里西斯和加彭等國家。^㉕

象牙海岸總統伍布尼於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初宣佈：他希望與南非「對話」，而獲得達荷美、加彭、尼日、中非共和國和迦納等國家的支持，伍布尼的建議在一九七一年一月的非洲團結組織的高峯會議經辯論，不幸發生分裂。^㉖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伍布尼總統在阿必尚的記者招待會上宣佈，他將繼續對話政策，迦納總理布希亞（Dr. Busia）亦宣佈繼續與南非進行對話的原則。是年七月，馬拉威總統班達訪問南非，兩國正式互派大使，使對話運動進入了高潮，十月四日，賴索托慶祝獨立五週年時，來自三十個非洲國家的代表熱烈討論對話問題，十二月二日，約拿且總理親訪馬拉加西，討論對話。一九七二年，對話的概念遭遇到一連串的挫折，第一個挫折是迦納波希亞總理在一月的政變中被推翻，新的軍事領袖立即表示反對與南非進行對話，第二個嚴重挫折是馬拉加西在五月間發生政變，齊拉納政府被推翻，拉曼南佐使所領導的軍事政府旋即宣佈中止與南非的友好協定，非洲團結組織第九屆高峯會議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開會時，對話原則再度受到挫折，大會譴責與南非進行對話，並且擴大援助在南部非洲活動的游擊運動。^㉗

雖然「對話」攻勢一再受到挫折，可是南非伏斯特總理已經意識到在南部非洲所發生的歷史性的改變，而必須作適當的應變。一九七四年十月，伏斯特在參議院中表示：「我相信：南非已到達十字路口，我想我們必須作一選擇。在一方面是和平以及另一方面是衝突的昇高之間，作一選擇了」，翌日，南非駐聯合國大使鮑石（Mr. Botha）附和着說：「基於人膚色的歧視已經不能辯護，我們將盡能力所及擺脫基於種族或膚色的歧視」。^㉘

伏斯特所進行的「和平攻勢」，其目的在：黑白領袖能分享共同的利益，談判解決羅德西亞糾紛、停止游擊活動在南部非洲達成普遍的和平。更具有重要性的是南非、馬拉威、羅德西亞和其他國家完成一個經濟的連鎖，甚至進入一個共同市場，將南部非洲建立一個共同繁榮的區域進而抗禦共產主義在非洲次大陸和其鄰近海域的擴張和滲透。

註解：⑳ "Indian Ocean Security" Bulletin of the Africa of

South Africa, Vol. XIII, No. 52, (1975), p. 43.

② *Ibid.*, p. 47.

③ 關於馬拉加西的「五月十三日運動」，請參閱拙著，「馬拉加西轉變與印度洋的安全」，問題與研究，第十二卷第六期（民國六十二年三月十日出版）。

④ “Madagascar—New Ruler” *Africa Institute Bulletin*, Vol. XIII, No. 5, (1975), p. 171.

⑤ *Bulletin of the Africa Institute of South Africa*, Vol. XII, No. 1 (1974), p. 1.

⑥ “Madagascar—New Ruler”, *Op. cit.*, p. 177.

⑦ 關於莫桑鼻克解放陣線的國際背景請參閱拙著，「游擊革命」威脅下的南部非洲，問題與研究，第十二卷，第十期（民國六十二年七月十日出版）及「葡屬非洲往何處去」，問題與研究第十三卷第八期（民國六十三年五月十日出版）

⑧ “The Man Machel,” *To the Point* Vol. II, No. 12 (July 14, 1975) p. 21.

⑨ Charles L. Geshkter, “Independence Mozambique and Its Neighbors: Now What?” *Africa Today*, Vol. 22, No. 3, (July-Sept, 1975), pp. 29-30

⑩ “The Man Machel,” *op. cit.*, p. 21.

⑪ Geshkter, *op. cit.*, p. 30.

⑫ “The Man Machel,” *op. cit.*, p. 21.

⑬ Geshkter, *op. cit.*, pp. 30-31.

⑭ “The Man Machel,” *op. cit.*, p. 21.

⑮ Geshkter, *op. cit.*, p. 31.

⑯ “Portugal Lowers the Flag on War-Torn, Leaderless Angola,” *The Times* (November 11, 1975), p. 1.

⑰ Nicholas Ashford, “Angola Gets Freedom Under Two Different Names,” *The Times*, (November 12, 1975), p. 1.

⑱ 請參閱拙著「安哥拉內戰的國際背景」，問題與研究，第十五卷，第

二期（民國六十四年十一月十日出版）

⑲ “Portugal Lowers the Flag on War-Torn, Leaderless Angola,” Nicholas Ashford, *op. cit.*, p. 1 & p. 6.

⑳ “Can the West Afford to Lose-out in the Power Struggle for Angola?” *The Times* (November 11, 1975), p. 12.

㉑ Geshkter, *op. cit.*, pp. 33-35.

㉒ *Comment & Opinion*, Vol. 2, No. 27 (August 8, 1975), p. 1.

㉓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Vol. 12, No. 8, (September 15, 1975) pp. 3736-3741.

㉔ 關於羅德西亞內部的黨派關係，請參閱拙著，「轉變中的羅德西亞」，問題與研究，第十四卷，第六期（民國六十四年三月十日出版）

㉕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Vol. 12, No. 9, (October 15, 1975) p. 3760.

㉖ Basil Davidsen, “South Africa and Portugal,” *Issue*, Vol. IV, No. 2, (Summer, 1974) pp. 9-10.

㉗ Colin and Margaret Legum, “South Africa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Issue*, Vol. III, No. 3, (Fall, 1973), pp. 19-20.

㉘ Geshkter, *op. cit.*, p. 35.

㉙ Colin and Margaret Legum, *op. cit.*, pp. 20-21.

㉚ E. S.Reddy, “Apartheid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Issue*, Vol. LV, No. 3, (Fall 1974) p. 21.

㉛ Colin and Margaret Legum, *op. cit.*, p. 21.

㉜ Reddy, *op. cit.*, p. 21.

㉝ “Indian Ocean Security” *op. cit.*, p. 48.

㉞ Colin and Margaret Legum, *op. cit.*, p. 23.

㉟ *Bulletin of the Africa Institute of South Africa*, Vol. IX, No. 10, (February, 1971), pp. 23.

㊱ *Bulletin of the Africa Institute of South Africa*, Vol. XI, No. 1, 1972), p. 2.

㊲ Geshkter, *op. cit.*, p. 34.